

近代日本小品文選

謝六逸譯

大正書鋪刊行

呵  
呵  
薔  
薇  
你  
病  
了

佐  
藤  
春  
夫



那天的翌日，——雨月之夜的後日，是許久未見着的晴朗的天氣。天與地好像今朝甦生似的。森羅萬象，在久雨之間，不覺已化爲深秋了。在稻穗上閃耀的日光，微風，天空，和一縷纖絲似的浮在空中的雲，這些全和夏天不同了。在他看來，一切都是透明的，正和各種顏色玻璃鑲成的風景一樣。他以身體的全部感覺着這些。他呼了深呼吸，新冷的空氣貫進了他的胸部，任是什麼飲料也沒有這樣甘甜。這天早上，他的妻子，不像每天一樣的把犬繫着了，這并不是無理的，倒是正當的處置……。在遠遠的田圃的那邊，可以看見弗拉德和勒俄兩匹狗跳來跳去。年青的農人，正摩着勒俄的頭。溫順的勒俄歡天喜地的任憑他撫弄，——爲太陽所惠的原野，狗，還有跼着身子作工的農人，他恍惚地眺望着這些，有好一會，太陽已經高了。他想，要看這些景色，爲什麼不早點醒來呢！

走下板廊去洗臉時，經過庭裏，看見昨夜黑犬啣去的竹片，橫在荻花的根下，他不禁苦笑了。可是寧說是快樂的笑。

在水井旁，有麻雀飛下來，啄食遺在地上的米，他想這米是妻有意多遺一點在地上的。在這裏有很多的麻雀，爲他從來所未看見的，足有三四十隻羣集着。被他的聲響所驚，麻雀一齊飛起來，逃到那邊的樹枝上去了。在柿枝上面，和麻雀一起的，有不知名的白頭的小鳥。從那家人家的屋前上升的朝烟，透過白光，像紫色的絹似的圍繞着樹枝。被雨打着了的，沒有開花的薔薇，今朝已遍處開花了。蜘蛛的網，承着反射日光的露水，閃然發亮。留在薔薇葉上的露珠，圓圓的放着光。去觸蜘蛛網，手指覺得有無術可取的，瞬間的，珠玉似的重量；蛛網昂然的搖動着。露珠順着網絲走向低的一方去，瑩然的發亮，就落到下面的草上了。這些平常的美麗，他用新鮮的感情去看。

他想汲水，便把吊桶拿上，偶然窺視井底，裏面有不知邊際的穹蒼，被切成了直徑三尺的圓形。無底的瑠璃，靜平的展開。井裏的水，看去好像從它本身透出光芒似的。這時他將要放下吊桶的手，便躊躇起來了。當他窺探井裏時，他的心情，正如井

水一般的平靜。汲了上來的水，雖是因爲連日下雨混濁了；可是他的平靜的心情，對於這一點，頗能原諒了。

坐在妻預備好了的食桌前時，他的心是和平的。在食桌上，有妻前天從東京帶來的奇異的食品。火盆上面，開水瓶正沸騰着。他想起了妻說過的，陰鬱的心情，是從可厭的氣候來的。他想拿起箸，偶然又想起了剛才在水井旁看見的薔薇花苞。

「喂，你沒有留意嗎，今朝開了許多好花呢。我的花已半開了。原是紅色，現在開了的，是深而且沉着的顏色呢。」

「不錯，我看見了。是那在庭當中高高的開着的花嗎？」

「是呀，就是那『一莖獨秀當庭心』的花。」他又一人獨語着，「新花對白日好嗎，不，白日二字可笑。總之它們是不合季節的。」

「好容易在月九裏才開了花呢。」

「怎麼樣，不替我把它摘來嗎？」

「好，我去摘了來。」

「摘了來放在這裏。」他用手指敲着圓桌的當中說。

妻即刻起身，先拿了白的桌布來。

「那末，先鋪上這個罷。」

「這倒不錯，哦，洗過了呢。」

「若是齷齪了，我想在這樣的雨天，是不能夠洗濯的，所以把它藏得好好的。」

「果然漂亮，拿花來做肴，開一次宴會。」

一面聽着他的快樂的笑話，妻就去摘花。

她拿了盛花的玻璃杯，沒有一會就來了。有點像做戲似的不自然的樣子，她捧着那杯子嫵媚的進來，這事在他覺得奇異的不愉快，感觸着似乎被他人惡辣地諷刺似的。他沒精打彩的問道：

「呀，摘了許多來呢。」

「是的，儘所有的都摘了來了。」

這樣答時，妻頗得意；可是在他就得討厭，因為妻沒有懂得他的話的意味。

「爲什麼；我只要摘一朵，就好了。」

「但是你沒有這樣說過的。」

「難道又說過多摘麼……，你看，我只要摘一朵就夠了。」

「那麼把多餘的丟了好不好。」

「算了罷，特意摘了來的。也好，就放在那裏罷，……噫，你怎麼樣了，我說的

那一朵你可沒有摘來呢！」

「呵，說過也好，沒有說過也好，那裏的花只有這些了。」

「這樣麼，我想摘的那一朵，是花底帶着藍色 (Sky-blue) 似的紅花苞呢。」

「什麼，花底帶着藍色的，這樣奇怪的花是沒有的。那一定是天空的顏色反射在

花上罷。」

「果然的，可是……」

「呵，你不必做出這樣可怕的臉嘴呀，若是我錯了，請你原諒罷，因為我想越搞得越多……」

「不要這樣輕易的謝罪罷，與其這樣，不如先了解我的話，……一朵，把那一朵花苞，直到開花為止，放在我的眼前，把它擺在當着日光的地方，我想凝然看守着它。就是這一朵，其餘的只要它們在枝頭上好了。」

「但是你向來喜歡豐富的呀。」

「無謂的東西多了，倒不如只要一個好的，這才是真正的豐富。」他好像自己在咀嚼自己的說話似的，沁沁然的說了。

「哈，快不要嘔氣罷，你看這般好的早晨……。」

「是的，所以——這樣好的早晨，做了這樣的事，我覺得不愉快。」

這時候他雖然說這種話，可是他覺得妻在旁邊漸漸的可憐起來了。並且自己覺察

自己的任性了。妻的食指，像是被薔薇的刺刺了罷，有血滲透出來。這事也被他看見了。然而把這種心情對妻說明的語言，不能夠從他的口中說出，這是他的性質；甯可包藏着裝做不知道。並且在什麼地方應該停嘴不說，他也不知道。這更使他自已焦急了。他勉強止住了嘴，用手把盛着花的玻璃杯拿起來。最初是拿得和眼睛一樣高，看透這玻璃杯。只見綠色的樹葉映在水裏，顯出一片綠色。葉裏放着銀色的光，在冰裏可以看見尖而紅的刺。杯子的厚底，如水晶似的，冷然放光。這小小的杯子的小小的世界，也是綠色與銀色的清麗的秋日。

他把杯子放在眼前，一朵朵的精細的看那些花。在杯上的花，和它的花片，不幸都被虫蛀了。完全的，一朵也沒有。這事又使他正在鎮壓的心擾亂了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，這些花！你摘時稍微費點斟酌就好了，唔，全被虫蛀了。」

他彷彿是不知不覺的吐出似的，把這話說了出來，又使他的妻難過了。他急忙把杯裏的最美的花苞拔出來，他柔着語調對妻說道：

「呵，就是這個，我說的花苞就是這個，好了，在這裏，在這裏了。」

在他的說話裏，伏着使妻不再嘔氣的心情。可是妻不想回答他的話，默然的把她自己吃的飯盛在碗裏。

他斜着眼睛睨視着，偷看妻子的額角。把盛花的玻璃杯拿上拿下的看……。不，這是自己的不是，全是自己任性。他無所措了，他捧着寂寞不安的心，把妻摘來的花苞，放在自己的眼前，看來看去……。這還是裹得緊緊的花苞，在它的脹鼓鼓的側面，有針眼般大小的洞；貫穿了重重疊疊的花苞的紅色花瓣，直進到那白的，小而又深的花蕊。不用說這就是蟲所幹的頑意了。他厭恨的縐着眉頭，儘看着那花苞。

一轉念間，他把花苞放下了。

他的手很快的把火盆裏滾沸着的開水壺拿下來，再把花苞摘下，立即投進火裏。

——花苞的瓣唧唧唧的燒着……。當他看着那燃得緋紅的炭火的瞬間，——

「呀！」

他不覺想這樣叫了，也想跳了起來。好容易才忍耐着，——他想在這裏跳起來，自己就是狂人了。這樣想着時，他很快的（但是力求其沉着。）用火箸拾起在火鉢裏燒着的花苞，投進旁邊的炭籠裏去了。

他這樣做過了，便愕然的睨視着火鉢裏的灰，灰裏並沒有什麼，也尋不出現在會有的東西。可以驚異的，什麼也沒有。可是他目不轉睛的搔爬那灰，灰底也沒有什麼。灰的上面，忽然間現出一片青色，比滴在水裏的火油還要快，這是他所看見的，其實這僅是一瞬間的幻景罷了。

他從炭籠的底下，再把花苞拾了出來。剛才他用火箸從火裏拾起的花苞，因為被火燒了，褪了顏色，塗染着漆黑的炭灰。於是他又仔細去看那花莖，在那裏，同他先前所看見的一樣，那隨着他的手的動搖而顫抖的莖上，從花萼起，到被虫蛀了只剩下兩匹葉子的葉裏都有了虫，這是什麼蟲啊，——虫的青色和莖的青色一模一樣。這些極其細微的虫，像那 *Miniature* 上的虛幻的路街與石垣似的，細細的密密的重疊着。

在莖的表面，全被無數的虫掩蔽，連針那樣的空隙也沒有。他看見灰的表面現出了青色，全是虛幻的；可是包裹着這莖的小虫的羣集，就并非虛幻了，——全部地，青色地，無數地，無數地……。

「呵呵，薔薇，你病了！」

這時忽然他的耳朵聽着了了聲音，這是從他自己的口裏說出來的。可是這聲音在他的耳裏，聽去好像是自己以外的誰人的聲音，他想這不過是他自己以外的什麼人，叫他的口說出來的。這一句話，是某人的詩的一句。他記得這句詩是誰某引用在書的「扉頁」或什麼地方的。

他想力使他的心沉着些，這手段就是，拿起了還擱在眼前的飯碗：靜悄悄的把碗向着妻的那方伸了出去。在他把手伸向前去的一刹那，——

「呵呵，薔薇，你病了。」

忽然，毫無意味的，這一句詩，又出了他的嘴唇了。

飯吃了一碗，好容易就算完畢了早餐。

妻嚶嚶的泣起來了。「呵！又發作了麼？」她的心裏好像在這般的對夫低語。她收拾好了食桌，拿起了盛着花的杯子，可是把它怎樣安排，她却迷惑了。那被虫蛀了的燒過的花苞，是他無意識的揉碎了的吧，——在火鉢的長板上，裂成粉碎，緋紅的四散着。對於這些，他裝做沒有看見模樣，想走到庭園裏去，一隻腳剛從板廊踏下去，在這剎那，——

「呵呵，薔薇，你病了！」

Fairy Land 的小丘，今天在紺碧色的空際，將那婦人肚腹側面似的曲線，顯然的浮現出來。丘上的高的地方，有聳立着扇形似的繁茂的樹林，美麗的雲，從那林梢輕飄飄的颺出來。又黃又褐的顏色，像欲泣般的美麗。有時在一日之內，質地變作了紫色，使那綠色的縱紋更加好看。今天在縱紋上面，交織着黃影的絲。這小丘在今天更牽引他的眼睛。

——我結局要在那地方吊頸的呀，那地方像有什麼在招引我。

——蠢貨，因為偏愛那地方，不要說無謂的暗示。

——不要有不歡的結局才好。

他的空想使他無意中把一隻手舉起來。現在，那小丘上的眼不能見的樹枝上，好像有眼睛看不見的帶子掛着似的……。

「呵呵，薔薇，你病了！」

井裏的水，如同清晨一樣，靜寂的圓圓的蕩漾着。他的臉映在水中。一片柿樹的黃葉，飄飄的落下，悄悄的浮在水上。從那輕輕的一點，成了二個圓波紋，靜寂地在水面展開，井水動搖了。但不久就回復了原來的平靜，那靜才真的是靜，是無涯的靜。

「呵呵，薔薇，你病了！」

在薔薇叢中，現在一朵花也沒有了，有的只是樹葉罷了。連葉子也被虫蛀了。偶然觸着了眼簾，便似看非看的看了一下，見妻把今早盛花的玻璃杯，放在廚房的陰暗

的角落裏，悄然而岑寂的。緋紅的在那裏。那花射着他的眼睛，於是，「你對於無聊的事爲什麼發怒，你把人生當作玩具，你不知道忍耐，是可怕的。」

『呵呵，薔薇，你病了！』

後面的竹叢中的竹枝上面，掛着條葛的葉子，別無什麼風來吹動，但是那一片葉，却不可思議的在左右搖動，那葉的裏面白而有光，——他凝然看着它……。犬看見了他，便迅速的從野外跑回來，在他的身旁跳躍，雖然他想避開……。什麼地方的樹枝上，有百舌鳥在啄鬥似的吱吱吱的叫着……。向上看去，一羣候鳥，像散開飛翔似的，在輝煌的夕陽裏亂飛……。仰視那鮮明的晚空的紺青色……。又見從對面小丘腳下的人家，有晚炊的煙子，一點不動，靜然的上昇……。

『呵呵，薔薇，你病了！』

這句話無論什麼時候都追迫着他，這話雖從他的口中說出，但不是他的聲音，他的耳朵聽去是他人的聲音。再不然，就是他的耳朵聽了他人的聲音，他的嘴立刻就去

模倣的。——他一天到晚，理應是什麼也不開口的，可是……。

許多犬同聲吠起來了。被它們自己的回聲所驚駭，犬們叫得更厲害，回聲便也更叫得厲害。犬叫得厲害……，他的心情就變作了犬的聲音，犬的聲音就是他的心情了。在陰暗的廚房裏，妻在灶旁燒火。從什麼地方回來的貓，催促晚飯，不住的啼着。火猛烈的燃起來了，妻的臉上，有半邊映照得通紅的。那虫蛀過的薔薇被煙籠罩着了。

他想點燃台燈，便去擦洋火，洋火在手裏擦亮的剎那，——

「呵呵，薔薇，你病了！」

他忘記拿洋火去點燃燈心了，他傾耳聽着這聲音。洋火的細軸燃盡了，成了一根紅的餘燼，隨即消失。變成黑色的洋火頭，落到蓆子上去了。家中的空氣，變成了陰鬱，潮濕，腐朽；難道連台燈也點不燃了嗎！他再擦洋火——

「呵呵，薔薇，你病了！」

擦了幾根，擦了幾根。